

不死天龍



春风文艺出版

不死天龙

辽新登字 3 号

不死天龙

bu sr tian lun

梦中游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:70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5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500

责任编辑:李姊昕

插图:雨 方

封面设计:徐 梅

责任校对:晓 波

ISBN 7-5313-0802-9/L 737

定 价:17.80 元(全四册)

交在胸前，双眸紧紧地盯着对手。

蓦地，郎克山脚下一动，身子已移至对手近前，两掌飞出，顿时将白头老者罩在一片掌风之中。

二人相互试探三招，旋即是实打实地较量。

“啪啪！嘶！”

二人乍合乍分，郎克山肩头和小腹中了对方两掌，白头老者的肩头被对手的利爪撕破，露出了四道殷红的血痕，足有三寸长！

郎克山一声大吼，再次冲了上来，变爪为掌，要同白头老者较量内功！

“轰！”

一声闷响，郎克山被震退七尺，而白头老者身子后退半步，稳稳站住。

显然，郎克山的内功较对手略逊一筹。

单宽见单打独斗恐怕难以制服对手，冲身边的几位兄弟递了个眼色，“黑狼星”陶深仁和“黑狗星”苟安一声呐喊，一左一右，挥兵刃冲老者夹击上来。

论武功，老者并不惧怕“黑风七星”中的任何一人，可此刻受到对方的三而夹击，背后是丈深的溪潭，形势急转之下。躲过了陶、苟二人的夹击，未及站稳，郎克山的右掌已然拍了过来。

“砰！”

老者倒退五尺，已然快踏入水中，急忙身子一记急转，从陶深仁的大斧下钻了过去。

苟安迎面扑了上来，却又在老者的掌下飞了回去！

急忙转身，老者又去迎郎克山的双掌！

然而就在这时，已然缓过劲儿来的“黑熊星”田宝烟从侧后扑了上来。

“砰！”

又是一声闷响，白头老者斜飞出去，在空中翻了个两翻，摔倒在一片碎石滩上。

未及起身，陶深仁一步赶上，轮巨斧劈了下来！

“完啦！”老者心头一沉，闭上了眼睛。

蓦地，半空中划过一道彩光！

“啪”！

陶深仁手中的巨斧剧烈一震，“咣啷”一声落在地上。

离巨斧不到二尺之处，有一朵桃花，一朵尚未开满的桃花，花瓣完整无损，似乎是有人小心翼翼地将桃花摆放在地上。

“黑风七星”加上白头老者，十六只眼睛盯在这美丽而柔软的桃花上。

——这怎么可能！一朵桃花竟能将陶深仁手中的巨斧震飞？如果这是事实，那出手之人的内功……

白头老者起身环视了一眼四周，洪声说道：“不知是哪位高人出手搭救，老朽在此拜谢恩公啦……”

“老人家不必如此！”桃花林中传来一阵浑厚的话声。随着这声音，从树后转出一位年轻人，魁伟的身材，威武洒脱的面孔，浓眉下一对炯炯发光的眸子，生着一副漂亮的络腮胡须，身穿一件整洁的蓝布衫，下面是一双青袜和一双黑色布鞋。

紧随蓝衣青年之后，走出一位国色天香，风华绝代的少女，一袭雪白的纱裙，似乎透出她那玉骨冰肌，一双秋水为神的眸子，却流露出凄冷孤傲的神韵。

不用问，这二人便是雷天风和霍云婷。

白头老者看见雷天风，心中先是一疑，待他的目光落在霍云婷的身上时，却不由地周身一震，两眼似着了魔，直盯盯地瞅着霍云婷，竟一时忘记了站在四周的敌人。

陶深仁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霍云婷，大嘴半张，心中不知在打什么主意。

单宽此刻心中已明白了大半，回首与郎克山对望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郎克山明白，这个蓝衣人才是自己找的正点子，可是，凭自己这几个人能行吗……

雷天风向前走了几步，冲白头老者道：“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”

老者一愣，突然察觉到自己失态，急忙点首道：“没事没事，刚才若非大侠出手相救，老朽的这条命，唉！恐怕早……”

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！”雷天风截口道：“老人家，这七个人为何要向你下此毒手？”

白头老者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，冲郎克山扫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七个人横行惯了，他们出手杀人，似乎从不问为什么！”

“哦？是这样！”雷天风的目光转向了“黑风七星。”

单宽嘿嘿一笑，道：“阁下不要听此人胡言，刚才若不

是他先打伤我们一个兄弟，也不会有刚才那一幕。大侠适才出手相助，实在令人钦佩，若非如此，我们这位不知深浅的兄弟岂不要闹出人命！”

陶深仁两眼一瞪，骂道：“二哥！你真他娘的熊！莫非咱们兄弟七人当真就怕这小子不成！”说着，两只眼睛又盯住了霍云婷。

霍云婷凤目一张，手指陶深仁叱道：“瞧你这对牛眼睛就不像好人！你若是再这么瞪着我，我便先将你这对牛眼挖出来当泡踩！”

单宽暗骂道：“陶深仁这小子是色胆包天，今天搞不好会将事情坏在他手里！”于是冲陶深仁道：“三弟莫与她计较，咱们有事，还是赶路要紧！”

岂料陶深仁根本不予理会，冲霍云婷龇牙一笑，道：“说得好！陶某就将这对招子献给姑娘！我看着你踩！”

霍云婷道：“你恐怕看不见，只能听听响！”

“听响也成！”

那就再割掉你的两只猪耳朵！”

“嘻嘻，牛眼猪耳朵，正好配你这个又白又嫩的小狐狸精！”说着，陶深仁两臂一展，一记跨步，冲霍云婷扑了过去。

单宽大惊失色，急忙喊道：“三弟不可！”伸手去抓陶深仁，但扑了个空。他料定雷天风会出手保护这位少女，只要雷天风出手，陶深仁这条命就算完了，绝无可能幸免！

然而他偏偏想错了！

雷天风未动，纹丝未动，而是眼看着陶深仁扑向白衣少

女。

陶深仁的两只熊掌离霍云婷的前胸不到一尺，霍云婷突然出手！

“啪！”

一声清脆的耳光，陶深仁那高大的身躯有如一只被鞭子抽起的陀螺，原地飞旋起来。

“滚你的球！”霍云婷一声娇叱，飞起一脚，陶深仁便真地像被踢起的皮球，在空中打着转转儿飞了出去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陶深仁的身子砸在一棵桃树上，压断了三根胳膊粗细的树干，屁股卡在一个大树丫上。

“黑风七星”中的其余六人见到如此场面，无不惊得目瞪口呆。

敢情这位绝色少女的武功竟如此之高，似乎并不在白头老者之下！

“好！好功夫！”白头老者心中一阵狂喜，竟脱口喊了出来。

单宽即刻清醒，冲雷天风和霍云婷抱拳道：“我这位兄弟不懂事，多亏姑娘出手教训于他！我等还有事，先与二位告辞了。”

郎克山明白单宽的意思，叫人抬着受伤的陶深仁，匆匆向山下赶去。

望着七人狼狈离去，霍云婷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只臭猪敢打我的主意，也不看看本姑娘身边站的是谁！”说到这里，偏目看着雷天风。

雷天风微笑道：“你刚才出手好狠，若是那天夜里用在

我身上，我岂不……”

“你闭嘴！”云婷撅嘴嗔道：“谁要用在你身上了？你若挖苦我，也总不该当着外人吗！”

她说的外人，自然是指在一旁站立的白头老者。

白头老者笑了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但愿老朽不是外人，不是外人……”

雷天风冲老者道：“老人家，我们也该告辞了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！”老者急忙止道。

“怎么，老人家还有事？”雷天风问道。

白头老者看了一眼霍云婷，转首冲雷天风道：“大侠，老朽见了这位姑娘，不禁想起一个人来，因而斗胆问上一句，这位姑娘与人称的‘塞上神女’柳青青是什么关系？”

霍云婷听老者提到自己的母亲，心头一凛，扭头看着雷天风。

雷天风虽说出手搭救了这位老者，但此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，他心中根本没数。此番下山，最最担心的便是霍云婷被人认出，却没想到他们二人未出山谷，已然有人怀疑到云婷的身世。

“老人家，”雷天风冷冷道：“你我萍水相逢，还是各走各的路为好……”

“不不！”老者向前迈了半步，拦住二人道：“别的事情都好商量，唯独这件事，老朽是非搞清楚不成！”

霍云婷柳眉一扬，嗔叱道：“你这人好不讲道理，我们救了你，你却死缠着我们不放！你究竟是谁？到底想干什么？！”

老者道：“姑娘，在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前，请恕我不能将真实姓名告诉你。不过二位请放心，老朽此举绝无恶意！再说，凭这位大侠‘飞花摘叶’，力荡千钧的高绝武功，就算老朽心怀不轨，也绝无加害二位的可能！”

雷天风觉得这位老人的话有道理，于是冲云婷微微点了点头。

霍云婷会意，冲老者道：“老人家，这么说你认得我娘‘塞上神女’？”

“你娘？这么说柳青青真是你娘？！”老者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。

“嗯，我便是柳青青的女儿。”

“那……那你叫霍……”

“我叫霍云婷。”

“霍……云……婷……”老者缓缓自语道，眼眶中浮出了悲喜交集的泪花。

“咦？老人家，你……你怎么哭了？莫非……你真的认识我娘？”霍云婷不解地道。

老者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怀中掏出一物，捧到云婷眼前，深情道：“孩子，你……可认得这件东西？”

霍云婷接过那件东西一看，不由惊道：“老人家，这玉佩……你是哪儿得到的？！”

“孩子，”老者缓缓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这玉佩霍家一共有几块？”

“霍云婷想了想道：“听我娘说，一共有三块，一块在我娘那里，一块随我爹入了土，还有一块，在我大叔霍展那

里……”话到这里，霍云婷浑身一震，两只美眸瞪得大大的，冲老者道：“莫非……你就是……”

老者点点头，哽咽道：“孩子，我就是你大叔霍展啊！”

云婷又是一震，随后连连摇头道：“不！不可能！我大叔已死了十七年，你在骗我！”

老者摇头道：“唉！世人都当我死了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，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呢……”

雷天风道：“霍小姐，我听人说霍展有三只眼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云婷恍然悟道：“对对，我也听我娘说过，不过，这第三只‘眼’其实是长在眉心之上的一块月牙形黑痣！”说完转首看着白头老者，那意思是：“你有吗？”

老者的白发挡住了额头，雷天风和霍云婷的四只眼睛盯在上面，似乎可以望穿白发。

“孩子，你娘说的一点儿不错，你看，这便是老朽的第三只眼！”老者说完，抬起右手，缓缓撩开额前的白发。

果然，在老者额头中正发缘之处，有一块半寸多长的黑痣，呈下玄月状，活似一只微睁的眼睛。

“大叔……”云婷一声娇呼，扑到老者的怀中，悲喜交集地呜咽起来。

十九

霍云婷无意之中找到自己的大叔霍展，几年来所受的委屈一股脑地涌上心头，伏在霍展的怀中哭了起来。

“孩子，这下好了。”霍展轻轻抚摸着云婷的秀发，喃喃说道：“有大叔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！”

霍云婷缓缓抬首，看了看年近花甲的霍展，柔声道：“大叔，现在没人再敢欺负你侄女。”说完，转首深情地看着雷天风。

霍展微笑道：“你瞧，我怎么竟忘了，有这位大侠在我侄女身旁，当然没人敢欺负你！”

“大叔，你猜他是谁？”云婷是在问霍展，可双眼却望着雷天风。

霍展看着雷天风，手捋长须，缓缓道：“适才这位大侠搭救老朽的那一手‘飞花落斧’，实属武林罕见！在我们霍家所熟悉的武林人中，还从未有这般人物……”

雷天风道：“霍老前辈过奖，晚辈……”

“你别说！”云婷调皮道：“还是让我叔自己猜。”

霍展笑道：“瞧你这丫头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就来打趣儿你大叔。”转身看了看雷天风，想了想道：“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中原，近两年陆续出了几位新秀高人，像‘中原三秀’、‘开封浪子’、‘残阳剑客’等等。不过，这其中最最出类拔萃者，当属新近崛起的‘中原武林第一杰’，‘四方居士’的单传弟子雷天风了！”

云婷高兴地一搂霍展的肩头，叫道：“大叔他便是雷天风！”

“哦？是吗？难怪有如此高妙的武功！”

雷天风道：“霍小姐，其实霍老前辈早就看出我是谁，刚才的话，不过是逗逗你玩儿罢了。”

云婷撅嘴道：“大叔，这是真的？”

霍展哈哈一笑，开怀道：“不错不错！可雷大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因为你刚才注意到我的络腮胡子。”

霍展又是一阵朗笑，道：“雷大侠果然是好目力，一点不错，我正是从你的胡子猜出你便是雷天风！”

云婷撒娇地拧了一下霍展的鼻子，以示不满。

霍展笑道：“看来我是真得罪了这丫头，唉哟，好痛好痛！”

雷天风道：“霍前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霍展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此话一言难尽，走，到我家咱们再慢慢谈。”

“家？”雷天风道。

霍展道：“不错，老朽在此已住了十四年，我住的地方

离这不远，咱们走。”说着，左手拉着霍云婷，右手拉着雷天风，往山坡上走去。

离桃花沟不远的山脚下，有一座百户人家的小镇，名叫葫芦镇。由于这里是进出桃花沟的必经之路，因而每逢日出后，镇中过往的行人便络绎不绝。既然不乏行人过客，镇子里的茶馆酒肆也就应运而生。

镇西口有座露天茶馆，从这里向西望去，可以看见进入桃花沟的山口。

茶馆不大，只有五六张方桌，眼下稀稀散散地坐着七八个人，其中有两位少女，便是宋皎皎和陈江月。

与往日不同，两位少女此刻都穿着一身黑缎紧身衣。白皙的娇容被黑衣衬脱，显得更白更美。从这身衣服可以知道，这两位姑娘是昨夜出洛阳城的，而且肯定是背着宋钦偷偷溜出宋府的。

桌子上一壶清茶，二只杯子，两个少女每人手里捏着一块啃了半截的大饼。

“皎皎，”江月手端茶杯道，“咱俩向西追了这么远，会不会追错了方向？”

宋皎皎想了半刻，道：“不会吧。昨夜三更时分，只有城西门的守卫发现了动静，他们形容是两只大鸟飞出城外，我想他们说的这两只大鸟定是雷大哥和那女子。”

江月道：“那也不对呀！以雷大哥的武功和轻功，怎么会追出那么远？”

宋皎皎道：“这倒不一定，听我爹说，那白衣少女的轻

功极好，并不在‘长白三尊’中的典刀之下，而且，我爹认定这位少女便是典刀所讲的那位白衣女子。”

“那……雷大哥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“我想不会。从昨夜她与雷大哥的交手看，这女子绝非是雷大哥的对手！”

“那可未必。”

“未必？大姐，你是指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那女人明里斗不过雷大哥，就不能在暗中下手？”

宋姣姣笑道：“我看你是多虑了。雷大哥难道就是那么好骗的！”

江月喝了口茶，眉头微皱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

“大姐，你又在担心什么？”宋姣姣问道。

江月心事重重地道：“姣姣，昨晚在大客厅，你没听典刀说，那白衣少女长得绝色无双吗？”

宋姣姣闻听，“扑哧”一笑，道：“大姐，听你这一说，似乎是怕雷大哥见那白衣少女长得漂亮，才去追她，是不是？”

江月毫不隐讳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人家都说：‘英雄难过美人关’，我是怕那女人硬的不行，便来软的……”

姣姣道：“可雷大哥绝不是那种轻浮之人，他绝不会见异思迁。”

“见异思迁？”

“对呀，”姣姣不冷不热地道：“雷大哥既然同你好，便不会随随便便爱上别人。我听崔三叔说啦，等到了秋天，

他便张罗着给大姐和雷大哥办亲事哩。”

这话中似乎带点儿醋意。

江月脸一红，随后没好气道：姣姣，我知道你打心眼儿里恨我，那天咱俩儿都喝醉了，是你亲口对我说的！”

宋姣姣一愣，半晌道：“这么说，那天晚上你是装醉的……”

“不，我确实醉了。”江月道：“只不过我身子醉了，脑子并不糊涂，至少在酒醒后能回想起来。”

宋姣姣脸色有些苍白，沉思不语。

“二妹，”江月继续道：“我知道你有涵养，自己有苦往肚子里咽，明面上还客气地叫我一声大姐。我也知道，在我结识雷大哥之前，你便同他要好，是我从你身旁夺走了他。我心里明白，雷大哥心里有你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有一半原因是为了我爹。”

说到这里，江月哽咽了一下，半刻又说道：“可你也知道，我身边已无亲人，只有一个雷大哥，若是他离我而去，我便无法活下去，二妹，请你谅解我……”

江月再次哽咽住。

宋姣姣强作一笑，柔声道：“大姐，你不用说了。我常听老人讲，婚姻这种事情，本是命中所定，强求不得。再说，天下的好男子又不单单是雷大哥一个，二妹我说不准哪一天也还碰到一个中意之人……”

“不，你不用骗我！”江月道：“一个女人的爱，真正的爱，一生只会有一次，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！陈江月如此，二妹你也不会例外！”

宋姣姣心头一阵剧烈的震动，脸色惨白，颤声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可是……你又让我怎么办？”

江月迟疑一下，终于道：“二妹，人生在世，祸福只在旦夕之间，倘若你我之中有一人在这场龙王印的争斗中死去，剩下的一个……”

大姐，你为什么说这些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！剩下的一个，就有机会终生陪伴雷大哥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！可如果没有这种意外呢？”

“如果你我都活着……”江月稍稍停顿一下，接道：

“那我们姐妹二人就一同照顾雷大哥！”

宋姣姣一愕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！以江月的个性，她不应该说出此话。

二人沉默半晌，宋姣姣轻声道：“大姐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好像是变了一个人。”

江月缓缓抬头，道：“人都会变，我陈江月也不例外。”

“大姐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江月所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姣姣，你相信直觉吗？”

“直觉？直觉怎么啦？”

“雷大哥总向我讲起一个人的直觉，说直觉有时候很灵。”轻叹一声，又道：“我现在真的有一种直觉……”

“什么直觉？”

“在你我之间，又要插入一人！”

宋姣姣一怔，旋即悟道：“大姐，你是说……那位白衣